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 第一〇一回 蘇蓮芳引薦劉香妙 濟顛僧預約趙軍門

話說華氏正與蘇蓮芳談得密切，忽聽雲板怪響，只見一個家人，帶同一位太監進來。那太監一見華氏，便上前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咱們奉國太面諭，說五王爺今日早晨已經進宮，宣國舅爺到慈寧宮去談一會兒呢。又關照咱們說道：『就請國舅爺去呢，不要耽擱罷！』」徐國舅在套房聽說，正要往外來問問消息，見那太監如飛的已走了。國舅隨即更衣，預備進宮，華氏在旁指著蘇蓮芳道：「那事已蒙蘇蓮芳師傅允許了。他說還有一個道友，可以幫同出力，你著如何辦理？」國舅道：「我也略聽見你們所說的話，就照這樣說法罷。但是務要八月□四盡快趕到，在我處聚齊。」蘇蓮芳聽畢，忙站起身來用手指掐了一掐日期，說道：「就是了，斷然不得誤事，請國舅老爺放心罷。」徐國舅匆匆出房，關會備馬進宮。蘇蓮芳也向華氏告辭。華氏道：「師傅到此，還未吃點飲食，稍停一息，叫廚下去辦，吃點素齋再走罷。」蘇蓮芳道：「本當領情，東正事期限甚近，小尼就此便要動身了。候大事已定，吃他一個太平宴，這才真正快樂呢。」說著，搖著手中折扇，說了一聲：「再會罷。」華氏送出廳門，轉身入內。迎面剛剛徐焱走進，說聲：「母親，這個妖尼來做什麼？」華氏把他叫至僻處，一長一短說了一遍。徐焱道：「這叫做理會事情得成功，就有這些湊趣去的著子了。」華氏也覺□分得意，緩步回入內室不提。且言濟顛僧在如意館，次日一早起身，吩咐陳亮、雷鳴、楊魁道：「你們不可散腳，俺大約晚間才得回來。」但見他兩手挖了半晌眼屎，提步向外邊如飛的走了。單言濟公出了如意館，心中□分詫異，怎麼今日這路上人山人海，車來馬去？連那些肩挑步擔，做買賣的人多著若干，倒也不解是個什麼原故。忽然掉頭朝旁面一望，見一班燈店裡，櫃檯上排著各樣的花燈，上面均題著「慶賀中秋」四字，猛然拍手道：「俺糊塗了，怎麼連中秋的日子都忘掉了！」那知濟公雙手一拍，剛剛旁邊一匹馬經過。馬上坐著一人，抱一位六七歲的小孩子，孩子手中拿著一盞瞻宮折桂的琉璃燈，斜拖在馬鐙旁邊。卻被濟公左手一舞，那孩子手上燈柄一鬆，把一盞燈拋得很遠，又被這收不住韁的馬，進前就是幾腳。那孩子在馬上喊道：「不好了，燈落掉了。」說得遲，來得快，馬上坐的那位，早已看清。便一手夾定孩子，跳下馬來，一把就將濟公抓住，說道：「你跑路就跑路，舞手做什麼，現今燈被你打壞了，要你賠呢。」濟公翻著眼，把這人估量了半天，本要發作幾句，就此脫身，忽想道：這件事同俺正事上很有點關合，且把他當個路子引子甚好。心中想定，因說道：「你不要作急，這盞燈也不過值了兩弔大錢，但我身邊分文俱無，我同你到你主人處消差便了。」那人道：「很好。」只見那人又說道：「和尚，不行啊，你光頭光腦，沒有一點抓手，我的馬又走得快，多分是要逃走呢。」濟公道：「你不必憂慮。」隨手在袖中掏出一件簇新的千佛衣，說道：「這件衣服，總不止值□盞燈價錢，你拿去作個押頭先走。我馬上到你主人處料理便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使得。」一手接了千佛衣，仍然抱著小孩子，跨上了馬，款段而去。看官，你道這人是誰？就是那提督趙公勝的家人，手上抱的就是趙公子。濟公正要見趙提督有大事商量，苦於一面不識，正在躊躇，恰剛剛有此機會，所以就著他做個引子。閒話休提。

且言那人拿著千佛衣，抱著公子，到了湖邊，上了渡船，渡過湖去，來至大營。那公子一溜煙的哭進了營，見了趙公，鬧個不的了。說的好好一盞燈，被個走路的和尚打壞了。趙公不解何故，家人送上前來，一一稟明，說畢，就把那千佛衣送上。趙公一看，但見那衣領上盤著兩條金龍，中有「御賜」兩字，心中暗道：前日聽說太后賜了一件千佛衣把濟公聖僧的，大約是遇見聖僧了。趙公心裡想著，但見那小公子在旁邊鬧個不的了，趙公忙喚家人道：「你重去取兩弔大錢，還帶他去買罷。」家人帶著公子，才到賬房去取錢，但見那和尚，同一門軍進營來了。家人也不打話，取了錢就往外走。濟公進了中軍，但見趙公勝手中拿著千佛衣，剛要入內，轉身見和尚進來，便把手中之衣丟下，也不待門軍回話，就連忙降階相迎，說道：「聖僧光顧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濟公拍手的笑個不住，說道：「僧人不用迎了，留點精神明日迎聖駕是了。」說完，又笑個不住。公勝不明隱語，只道他是瘋瘋顛顛慣的，連忙讓進中廳，濟公也不謙禮，就在東邊一張椅子上坐下。忽見一個軍官送上一碗茶來，濟公一見，把兩眉皺在一起，就同看見的一碗藥樣子，嘴裡亂嚷道：「不必了，拿酒來罷。」公勝見他如此，心中覺得好笑。但是平日卻聽人說過的，也曉得他的道理，並不敢絲毫忽略，就連忙關會道：「快到廚房拿幾樣下酒的菜，多多的拿些酒來。」不上一刻，酒菜杯筷統統拿到，就在旁邊桌上擺得齊齊整整。濟公掉轉身來，也不謙恭一字半句，就朝上面坐下，一手拿著酒壺，一手端著酒杯，先把個例行杯，連二接三的喝了幾杯，然後把嘴一抹。

此時公勝已在對面坐了，濟公便開口道：「你這酒，卻是汾州高粱，到得俺喉嚨裡面，怪能利癢。不瞞大人說，自從到了都城，這紹興酒把俺簡直的灌昏了。到晚來，這肚皮就同得了膨脹病一樣，俺總以為要出恭，那知到了毛廁上，震得屁眼怪痛的，一點屎沒有，反轉前面反了一場尿。那一個實實匹匹肚子裡面，一下子妖魔蟲怪，可喜皆從便益門逃走了，你看可奇怪是不奇怪？」公勝聽他說的這些洋話，也只得唯唯否否，隨即便拿過壺來，又斟了一杯酒說道：「適才家人路間買燈，多多得罪。」濟公聽說，又忙隱語說道：「請問大人這個燈，可是明天夜間辦了迎接萬歲的麼？」公勝以為太后生辰，濟公誤會了意，就隨便答了一句：「不舛。」但見濟公拍手又笑道：「妙呵，妙呵，這才是一位保國的忠臣呢。」說罷端起酒杯，又是一喝。當下濟公在湖西營吃了個酒醉肴飽，自見外面已約午牌向後，心裡還有要事，便起身向趙公勝告辭，順手在懷裡掏出一個柬帖來，交代公勝道：「明日夜間亥正三刻，不可著三軍睡覺，有件大事要辦。到那時你再拆開柬帖細觀，照樣行事。不可開早了，恐怕天機洩漏，就有大禍臨身。」說畢，往外就走。公勝忙喊道：「聖僧請把千佛衣帶去罷。」濟公舉手道：「千佛衣我已取來了。」公勝掉頭去看千佛衣，果然不在原處，轉眼再看聖僧，也不知何處去了，心中暗暗稱奇，忙將柬帖放好。暫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徐國舅到得慈寧宮，見了太后並五賢王，見禮已畢，就在旁邊坐下。太后近月與往日不同，但見笑逐顏開，四面照察了一會，便問國舅道：「那事安排得如何了？」國舅道：「諸事齊備，專候日期。」只見五賢王走至面前，低低說道：「不可造次，總宜謹慎為主。」國舅忙應聲道：「我先預付一個尊稱，對陛下講罷，該應洪福齊天，現今不料著得了幾個幫手！」就此便把蘇蓮芳照應宮外，劉香妙照應午門的話說了一遍，又把華氏允他把大成廟作酬謝的話一一說明，五賢王也自暗喜。忽見周選侍在旁插嘴道：「咱想大事成功，老國舅固然是任命之助，封賞自不必說了。就是尼僧道士，都還有一座大成廟作酬謝。獨咱奴婢，諒情是一點好處沒有，想來實在不大上算。」單表五賢王自幼在宮，就同周選侍有點不乾不淨，此時見周選侍這樣說法，便道：「你不必多愁，到那時候，我自安排你的位兒。」說著，朝周選侍微微一笑，但見那周選侍忽然臉上飛赤的起來，老大不甚過意，只得信口支吾道：「位兒呢，怕的是牌位兒了。」看官，你看這周選侍無意說的這些冷口話，也就算說到壞時辰上了。此是後話，未便多言。

國舅見五賢王所說之言，知各事他母子均已貫通過了，料想無甚話說，兼之此地現在要算是嫌疑的地方，也不便多留時刻，當即起身告辭，逕回國舅府。走進內室，就把宮中各情事，對華氏說了一遍。光陰易過，匆匆也到了八月□四。一早起來，華氏對國舅道：「我今日夜間得了一兆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國舅道：「夫人有何佳兆？請說來我參洋參詳。」華氏道：「昨日我上牀睡覺，偏偏的翻來覆去，許久睡不著，心裡一件一件事，想個不了，聽得更鼓已敲二更四點，這才緩緩睡去。覺到在一花園，頂後一層開了滿階的芙蓉花，前面有一排桃花樹擋住，桃樹迎面兩只通紅的桃子，後面一隻碧綠的桃子。我心裡想去彩芙蓉花，剛一上上花台，腳立不住，連忙將手攀住桃樹，恰巧的把這兩個紅桃牽動，均皆落下，我一嚇就驚醒了。聽更鼓正打三更三點，你看此夢主何吉凶？」國舅道：「不必問了，必主大吉大利。芙蓉花，榮華也；桃子者，子也。此必主徐森、徐鑫兩兒有非常榮華富貴，大約也合著那件事上。」看官，你道徐國舅詳這夢是詳舛嗎？我代他想想，一點不舛。但是他只曉得望好處詳，其實夢中的意思，是因他們想榮華富貴，不料喪了兩子。及到後來，方得明白，毋怪他們朝好處想去，歡天喜地的，真個做夢一般。閒話體提。

這日徐國舅夫婦心中第一件事，是專盼蘇蓮芳的回信。那知早點之後，望到中飯，中飯之後，望到晚飯，那裡有個蘇蓮芳到

來？連影子都沒一個。加之華氏一早起身，就吩咐大廚房辦了兩桌素齋，匡約至遲盡一上月色，總可以到來。記料一直到了晚膳以後，又過了半响，大家都要睡覺，也只得吩咐府門關上。但聽國舅說道：「早點安息罷，明日還要另行接取旁人，諒這些出家人，大率口是心非，也不曉得又往何處念倒頭經去了，我勸你不必發癡了。」華氏道：「照這說來，這個賊禿，反轉誤了大事於我們。到後日新君登位之後，廣行上渝，務要把這賊禿拿來，上他的木驢，以息我心頭之恨。」華氏正在發嘔，只聽房外一派腳步聲響。定睛一看，見走進三四個夜巡的家人，手拿諸葛燈說道：「稟大人、夫人，外面有一人敲門，聽得卻是女子聲音。」華氏一聽，又驚又喜，不知來的果是蘇蓮芳否？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